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 40084
編號 4008000

卷四十二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
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
鬼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
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
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
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
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
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
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二

文 碑文八首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
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武鄉縣武君墓碑 太康縣安氏塋碑

真樂翁墓碑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權博施墓碑

勅賜愍節祠碑

碑文八首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於是并稱爲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元仕爲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爲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爲燕王府長史後出爲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旣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爲行部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

文皇帝將封之爲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禋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賈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爲上林苑監正以禋爲監副已知侍郎有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千金鎊數十千緡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

豪關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十家原至 昭皇帝時始
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
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
生健 肅皇帝時又有 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
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
書文祗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爲慢已延竟授通政
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
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
入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
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
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

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
關中文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
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爲南京太學生云而即
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
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
言勿爲峴峴人將缺焉勿爲皚皚人將污焉三子之
謂矣康長公旣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
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絕若
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
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
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

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以可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爲已菴，已菴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

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予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絕於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爲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痿，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鋪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爲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

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
年樹德。曷觀康尚書，今其子孫鋪勲而綴積，曷使人
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
尺寸而洞視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
使其遭遇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
銘曰：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
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禋
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
譬作堂室稼穡而藪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
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
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魏
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
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流不塞，不長武
功。南原草木，膺膺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
人拊之，是曰寧所。維厥繩武，瞻哉。

平陽君生直德。庚戌四月辛未卒。弘治壬子正
月癸巳年六十有三歲。妻張氏封太安人。生直
德甲寅三月乙酉卒。正德戊辰八月戊寅年七
十有五歲。男子二人，卑先卒。年十有八歲。海取
尚氏女子一人，嫁為乾州人。習五車妻。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

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余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廡山是也。余望之歎歎。已謂朴曰。比黜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豎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水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冤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曰。閔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垂自主產。割而手其豐。蓋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

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冤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曰。閔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垂自主產。割而手其豐。蓋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

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吊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余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武鄉縣武君墓碑

武君者，武鄉縣人也。諱彪，字勢雄，生二男子，長曰威，次曰盛。弘治間，武威爲扶溝丞，三年，忽心動，即日趣治裝歸，歸逾月，喪其母。逾年，又喪其父，即武君也。縣喪祭故，鮮禮而扶溝丞墓祭其父母，則以禮舍歛，作木主起祠屋，咸創自丞。丞又來乞表其父墓，余曰：「嗟乎，武君，余聞其人，蓋任俠者云。」成化間，武鄉丞張翔朴殺豪吏王禠，而禠父輒呼其家衆圍官寺，將禽翔。是夜，翔縋城出，匿武君家。在城西十里段村。王禠家衆即又圍武君家，武君於是勒其子弟若鄉少年盡死，與王禠家衆敵，諭以禍福，卒解翔難。及後翔以他事免，而武君輒又率其數騎送出境，以還。張翔謂人

曰生我者武彪也而晉土故堅勁民豪觀史稱蓋聶代諸白是已今有武君然武君不專以力豪而喜下賢士夫又曾爲繕梁除道建塾數事而縣俗故苦嗇其畎畝人有老死不紵葛衣純阿者并不見諸純麗物武君則創導之桑使務紡績今稍稍成效矣前郭解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史氏嘉焉及若孝弟事未著也武君其父病嘗糞糞苦武君喜父病乃尋愈武君生永樂癸卯正月十一日卒弘治壬戌正月十二日年八十歲娶李氏舉人李森女長君六歲先二年卒有孫男子六人云扶溝丞曰我先世太

谷人諱建沁州知州始徙武鄉諱祥縣務都監官諱從義山北廉訪司知事諱季良輝州學教授至國朝有諱炳文者爲縣主簿於武君爲高祖

太康縣安氏塋碑

太康縣西岡曰侯陵而安氏塋焉蓋葬者五世矣塋西兩塋亦安氏二丘前並七丘後纍纍斜然迷莫知誰墓而今塋四凸而中凹如掌形一世益于安爲高祖益生二子曰居曰全葬之左居三子曰泰曰康曰庠全二子曰慶曰庸葬之右泰子曰柱曰杞康子曰盤曰止曰吉庠子曰樞曰棠慶子曰和葬左前柱子曰清曰深曰浩杞子曰洪止子曰仁曰儻樞子曰鎰

葬右前吉子曰衍又稍前而安之縣也則自丁氏丁氏者蓋母也丁氏兄爲元平章官元亂平章官提兵過太康乃挈其妹甥北而丁氏中流矢道死而平章官乃獨挈其甥北已而舅甥復相失而蓋自轉徙于長子因娶長子張氏亂定夫婦歸乃始鋤荆榛誅茅藺掃墓丘創室廬亦難矣李子曰今之葬蓋專言地理家云質體鬼徼利福計枯腐饕潤澤君子蓋羞稱焉然中古以來顧率尚之今號稱賢豪人亦往往談青烏信眠牛而望氣者言陟侯陵望安氏塋逆推其必盛今考其一世一人二世二人三世五人四世一十二人五世二十二入六世二十八人貴而知州者

一人康是已推官者一人吉是已進士知縣者一人仁是已壽而官者一人榮是已義而官者二人國子生者一人縣學生者三人王官者二人吏而未官者三人賢而篤行者世有之揆其言不虛矣而予則謂人道邇天道遠向使安氏族大而橫富而違禮貴而信勢譬之本根既撥枝葉必萎即令葬者乘生氣據王相陽來陰受支就于合未必盛若是而今人靡察顧時時覓勝地擇利穴冀發其子孫斯何異于弗耕而餒曰天也豈不悖哉左生則又謂予曰衍蓋有二男子云長曰邦次曰都哉冠拖紳安門之封胡于今塋樹柏于建堂豎門翼之以屋覆碑以亭爰成父志

李子曰甚哉人道之邇也。今觀侯陵安遠而彌繁盛，而彌賢風，風乎猶朱陳王謝焉。是果地里使之然否？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安氏之謂矣。予既爲之碑，復系之銘。銘曰：於維安氏，肇自武威。漢有安成，厥宗用輝。憲英悼傑，施及牧丙。靖寇康國，南土是屏。喪亂中蝕，胥淪胥遷。碩果不食，太康僅延。於昭爾祖，童年禍嬰。舅挈之北，母隕于兵。艱難此離，危而竟立。生還沒寧，嗣衍族集。苞桑既固，瓜瓞聿馨。有媛者女，待召掖庭。暴殂帝驚，歸骸特錫。綵帛黃金，傳馬有駟。廼有推官，敬刑明寃。實發我祥，奕奕言言。邑尹罔空，予也實惜。策名馳譽，孰云匪積。雖有弗顯，咸救廼躬。氣

滋不茂，土腴禾豐。種禾維蔭，種禾維飽。勤力者獲，勤德者報。彼曰行者，于義彌敦。約已厚施，爰穆群昆。二子章甫，如璵如璠。疇美紉芳，孝敬靡諼。墓門式啓，堂廂翼翼。列栢蒼舊，井逕修直。禴烝是歸，族姓攸聚。踰蹠濟濟，威儀孔度。牛羊載陳，豐華苾芬。來歆來格，優如有聞。里人用欽，爰効爰則。丘木勿翦，過墓者軼。

真樂翁墓碑

真樂翁者，南宮縣人也。字楨夫，名榦，姓劉氏。生正統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九。歲業卜城南十里王村葬矣。翁孫曰瀛者，舉進士，知杞縣，徵爲御史，過大梁，見宰周子述翁之

行已而泣而請所弗朽焉于是空圃子始知南宮有是翁也夫世嘗言人有幸不幸者有由然哉遼遼之域奇絕之山汪瀆之川靈異之木詭恠之石耳目未之聞見載籍未之紀記文史未之稱述闇焉竟無聞者舉天地間豈少哉而顛珍枝寶隻禽孤獸光色羽毛苟殊于其類一爲人傳播則慕之者求獲之者憐失之者惜豈其物真大殊哉遇有幸不幸耳故蒼蠅驥尾君子譬之斯遷氏發青雲之嘆而重傷泥途之難也夫真樂翁者固淳行力道之偉夫也進取志厄功名不著于春秋乃竟蕪沒草莽畎間以死使非其孫顯而亟揄揚之斯與遼遼之山川木石異邪翁

父諱明母曰崔氏崔之卒也庶母孫理其家事翁事之母君子之言孝也以舜損祥爲至者以其母繼也庶又有間矣而翁母事之不謂淳行哉翁故貧尚儉獨購書不費之愛也每燕居令子孫誦說書史會意便欣然喜曰古之言不難知難于行耳誦之而不行猶不誦也諸子孫環拱曰唯唯翁顧之笑曰樂乎遂自稱真樂翁斯不謂力道者哉道故仁仁故義義故亮直亮直故急難故居也爭者聽其平悖者畏其評暴者沮柔者恃而出也群而和醜而讓見溺則援是皆偉人之行也非一珍一寶一光一色一羽一毛者倫也然鄉之人知焉矣出其鄉弗知也同其出者知

焉矣出不之同者弗知也何也窮僻之邑無青雲之
媒幽貞之士鮮驥尾之求故也故予于真樂翁有重
嘆焉嘆者何也悼賢之無聞而慨善之易泯又悲幸
也邑之長老曰翁二子曰錫曰鎰錫為知縣六孫曰
濂曰河曰濤曰沱曰藻曰渚濂為御史不可謂無聞
得空圃于撰述不可謂泯丑村之塋翁無心而獲地
不可謂不幸夫信斯言也則易之視履考祥驗邪即
詩之日監在茲者邪不幸于人而幸之天無聞于身
而聞之子若孫遂以之不泯所謂積善餘慶者邪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張公者杞人也名廷恩字世榮號雲庄十世居西岡

曰張大公者國初自墾地數千畝大公生欽欽生普
普娶于胡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生張公初普為縣
學生力行有聞於是徙杞之草營而以墾地之半分居
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張公十三歲耳奉遺言權厝
其父母喪於郭西公既孤微然有姨之夫五咸富盛
招之使營生公弗從乃返西岡而居會族有橫者欺
公少而貧而侵并其墾地之半謀曰渠孤兒耳有言
則阱之公聞之怒直于官竟歸我田是時張公弱冠
耳勃勃英氣逼人矣土俗租地畝錢百張公則八十
已而曰吾地畝租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閒者計
其入反倍於他由是富盛而張公智負氣用才然又

施故布衣雄數郡嘗如杞還西岡單馬袖鐵尺望見
 人聚路塞問之曰有生馬食人公立馬上瞪久之下
 棄馬杖鉞尺步而前而生馬者果奮鬣揚蹄張口來
 噬公舉尺擊破其頂斃焉神氣自如上馬不顧而東
 地嘗水公力主藝稻稻熟水且復至或幸之曰雲庄
 子智乎公令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則四
 之又令曰崇土如堆數公旦往第分其稻堆已堆則
 標之幟又令紉其秸囤稻崇土上人衆而力齊卒免
 之水人服其才是歲獲稻鉅萬數張氏愈富而盛乃
 於是大治屋廬于西岡歸睢曠斥墟莽數盜公之室
 重垣復甃轉樓縣梯暗戶明牖入者迷不知其所出

東一作去

遺緝之聲言雖德其施者印之心亦勢使然耳初公治
 室造土車百人一車十車一長首止而尾動厥環無

端略如水車肩之義齊而均無憂于惰勤其糶倉穀
 日入錢緡竟無弗明者或問之曰凡倉穀入記之簿
 予第令一僕主其出如簿數則已又令一僕主入緡
 緡頭封識其姓名有弗明責之渠也昔人謂世非乏
 才顯晦隨遇即有豪雄之倫使青雲是違驥尾莫附
 則桑間止于餓夫胯下終于寒士雖肩輿負勇登壇
 效能安所庸哉夫以張公之智之才之力使提十萬
 橫行匈奴則長城必屹於塞北王庭宜絕於漢南顧
 歿齒草野卧烟霞獵鹿豕終焉悲夫弘治間輸金二

漢

百鎰助邊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銜雖出入
駟擁位勢甲於鄉人然亦奚益矣今鄉黨每述其輕
財之行曰張公遷其父母葬令狐城始相地地主曰
畝四十金公即與四十金既葬構室固墉森森柏松
白燕巢其墓廬嘗歲凶公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
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或不能還直則約來秋還所
直來秋或又不能還直則舍之正德間勦流賊官軍
過杞公饋之芻五千居無幾歲凶公助之賑出粟千
已而歲又凶公又助賑粟千弗給二子自出粟數百
繼焉公聞之喜曰真吾兒也巡撫官兩遣羊酒花紅
勞公于杞奉詔遵例建坊于巷閭移文曰仗義竭忠

父子同心斯皆其大者如此乃其未試之才深藏之
智固有莫之知者正德間惡少有陷公權奸者逮如
京公處之裕如竟白還乃竊嘆曰先民有言富者怨
之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羅况
它哉况它哉於是鬻遠田四千畝於人約三年耕有
獲還其直復謂二子曰若輩勿忘我志也嘉靖七年
饑二子各出粟千二百賑之撫按官以聞奉詔
各建坊如其父歲再饑弟出粟千撫按官奏聞自
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尋以兄捐金五百請授文
職行將復沐恩矣至今如公之里門者見表義之
坊父子輝映聞以禮讓稱不以豐財顯則公之善已

裕後不可以爲世法乎李子曰仁患其弗義義患其弗勇勇患其弗智智患其弗才今以雲庄子所事觀之果何若人哉夫豐城之氣非華莫識荆山之輝遇和始彰故平世則雄伏豹隱亂離則龍翔虎躍人非盡拙時有利鈍然也今觀雲庄子之才智強力不謂之勇邪不義邪仁邪而埋耀草莽竟不一試于世此非時使之邪公以嘉靖三年二月八日卒年七十有五配楊氏淑德懿行無忝內助先公卒子男二長希仁國子生次希義國子生授兵馬進指揮使女五長適孫懷經次王洪運次王尚友俱國子生次馬敷政縣學生次康昂監官孫男四益祚永祚錫祚俱國子生衍祚女五長適劉喬松縣學生次周世子妃次孫燦次王震亨縣學生次聘許繫周王以姻故又素知公計聞悼焉遣官如祀祭是年四月十五日塋公令狐城從父毛也嘉靖八年冬李子作文樹碑

權博施墓碑

權濟字博施澄城縣人也其墓在縣城西十里段左社權君蓋有男女各三男曰惟均曰惟平曰惟誠監生也女之壻曰雷頂曰許世昌曰楊復性嘉靖四年許君以知縣陞開封府通判是時權君歿而葬者三年矣許君見李子請曰嗟舅氏窆銘矣而墓未表也敢請于執事者李子曰夫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

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風天下也。何也。人無有不激之而興者也。故表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許君曰。嗟舅氏厥行足揚之矣。足勸之矣。足以勵生而警後。足以式之鄉風之國天下矣。敢以表請于執事者。李子曰。夫厥行云何。許君曰。舅力稼穡志孝友體無踰服口鮮過味聚而能散有而不居。李子曰。是勤敬儉義人也。表哉。許君曰。舅宗族睦閭黨愛僮僕惠飲必醉醉不亂召必徃徃必先來必留留必款。李子曰。是和易平實之倫也。表哉。許君曰。舅嘗授散官矣。不冠不帶也。曰。吾野服逍遙人也。嘗賓之鄉飲矣。舅不之赴也。曰。吾何行而賓于鄉。李子聞之乃驚曰。是高人也。夫自世教之衰也。聞假衣冠以銜俗者矣。不聞其不冠不帶也。聞求賓飲以欺時者矣。不聞其實之而不赴也。是二者人之高也。表哉。夫人之好惡未有不同者也。不揚不激不興不勸。自是權氏子孫不有念其先者乎。生者不愧于死者乎。鄉之人不有慕之而效者乎。是誰勸之也。故曰。表死以勸生也。表先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自是風之國風之天下不有勤敬儉義者乎。和易平實者乎。又不有不銜俗不欺時者乎。未必非權氏之功也。按權氏世居滄城。趙宋時有爲元帥者。傳至權恩。恩生亨。亨生通通。通生允。

允。通。亨。恩。權氏世居滄城。趙宋時有爲元帥者。傳至權恩。恩生亨。亨生通通。通生允。

中允中生士賢士賢生宗仁宗仁生定定生濟也濟娶楊氏克相其夫成厥行合葬于斯墓墓表其大者他見于銘志者不表

勅賜愍節祠碑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德七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營葬樹石表閭備矣曰其以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

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人初閹瑾竊柄天下訥訥靡寧於是大盜乘之扇眾起亂烏合雲擾屬父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煙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胤知兵乃增裨濬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慎邏謹謀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徇于師曰吾不盡礫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

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
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奉之入死侯之被
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群首愕顛朱色氣爲之惛
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叫罵愈厲
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
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
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
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矣夫以身徇國忠也之
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
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
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

率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
是治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戰陳不死是
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謂弗節社稷不
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有之矣
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
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
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
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
恥則不勇於是醜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鯨
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
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

死哉於乎上蔡無慙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
歟抑刑于寡妻者素邪侯名思字禾錫其先盧龍人
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昞調
茂山祖敬父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廿
九日生侯茂山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拜
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
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壬寅七月廿二日死年三
十並返荆軻山而葬實有司營其事立石隧道樹坊
門閭咸足報往勸來顯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
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生
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生烈為秋霜皎為日星

生為俊豪死為神靈惟是貪夫有覩其面彼豈無死
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帝降衷均恒同若
一念之分堯仁桀雪或如鴻毛或如喬嶽惟毛惟嶽
我自為之處峻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侯萬夫之特
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孰曰彼衆
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刃頸可斷不斷者心
騰氣為虹奔雷為音怒為之颺憤為之露上帝是訴
群彪竟擒夫死于君妻死于夫代匪乏賢雙之則無
天子憐悼錫贈蕃優血食茲土有血其宇禴蒸是承
清酒肥羜威儀儼嚴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旂大纛
戶風泠泠若色若笑殲妖戡厲我氓攸保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二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墓志九首

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公遷葬志銘

左舜欽墓志銘 儀賓左公合葬志銘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銘

處士松山先生墓志銘

隱亭先生墓志銘 高處士合葬志銘

劉處士墓志銘 梅山先生墓志銘

墓志九首

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公遷葬志銘

